

曾经,每年春运大厅像个大卖场

海上年俗风情展带你忆起并不遥远的过去

“年”的脚步越来越近,无论关山阻隔,不管车程煎熬,中国人将千言万语浓缩成四个字——“回家过年”。

“春运”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。改革开放后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乡外出务工、求学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离家的中国人集中在春节期间返乡,形成了“春运”现象。“春运”承载着

记者手记

中国人对亲人的思念,对团圆的渴望,对年的期盼,是一个承载中国人独特情感与文化记忆的符号。

提起春运记忆,每个人都有

辞旧迎新 回家过年

一段挤绿皮火车的记忆,以前,火车很慢,故乡很远,车厢里载满了欢笑,行囊里塞满了思念。这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运载着人们

远途出行的火车,曾是中国铁路客运的主力。深绿色的车身、热闹的车厢……成为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现在,主干铁路线基本都换

上了更加现代和高速的高铁或动车,可是在一些偏远山区,绿皮火车依旧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

绿皮车、泡面味、蛇皮袋是春运;高速铁路、便当套餐、刷卡进站也是春运。不同年代的人,都有各自特有的春运记忆,它们一同勾连出时间的印记,也折射着国家发展的历程。辞旧迎新之际,一面忆苦思甜,一面继往开来。 吴翔



文体社会

“此时冷暖,那时聚散;人生起伏,山高水长。”每一年,我们心潮澎湃都是为了这等候一年的团圆饭。昨天,“启程·新春·团圆年”第十四届海上年俗风情展藏品、故事征集会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举行。回望新老上海年俗的融合,春运的变迁,从购买年货、走亲访友到出门旅游的春节之行。一头牵着传统,一头连着现代。

春节不结婚

铁路运输多年来一直是长途春运的主力军。管晓明曾在铁路系统工作多年,他热爱收藏火车模型,各类票证、火车时刻表、徽标、列车员不同年代的帽子、被子等与火车相关的各种器物,见证了中国铁路几十年的发展,也见证了春运的变迁。他还记得自己

上世纪70年代时坐着货运箱车,车厢里点着小油灯,听着火车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,花了5个小时,从无锡回上海过年的情景,如今坐高铁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

他掰着手指数出当年春运的那些难处:一是买票难,“80年代每年上海站春运大厅就像一个大卖场,一般要开300多个售票窗口,乘客们带着板凳、毯子,只为买一张回家的票”;二是候车难;三是乘车难,“最拥挤的时候不仅有空的地方都站着人,座位下面也躺着人,有的人买不到坐票,站十几个小时回家。随着交通运输的多样化和铁路自身的发展,这

种情况已经大大缓解了。”

为了归心似箭的游子,铁路职工也付出了很多,每年春运期间,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全部来到前方,“为了保证大家都能过年,铁路职工有不成文的规定,绝对不能在春节期间结婚,在举家团聚的日子,铁路职工无法团圆,无法回家吃年夜饭,十天半月都看不到人影……”

你下班我加班

在上海,春节期间,城里的人虽然会少一些,但公交仍保持着春运之前的频率,以保证市民的正常出行,没有早晚高峰。据统计,走亲访友的人群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都有,市内交通主要

以公交为主,到了晚上7点,吃完晚饭,走亲访友的人陆陆续续回家了,才形成一个小高峰,尤其是在居民聚集的新村地区。

曾在提篮桥电车二场工作的张建人记得,“过去人们就爱带着孩子去逛上海动物园之类的地方,而今,自然博物馆这些新建成的科教场所则成为人们春节出行的热门场所。但去这些地方的公交已经不再热门了,因为这些地方一般都有地铁站点,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也出现了。”

刚从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总队退休的张建平,因为常年在地铁执勤,对地铁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他收藏了七八千张、3000多套地铁卡及地铁列车模

型。春运期间,地铁同样责任重大,它负责接驳铁路、飞机,迎来送往,同样需要增加班次应对春运高峰,同时,20多天春运的安全保护级别也提升,增加警力,年三十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是队里警察正常上班的日子。“我从警37年,在家过年仅7年。”如今的上海,每逢春节空了一半,初三过后警察是否会减少?答案是否定的。春节对每个中国人的意义不言而喻,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国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,因此,春节期间,尽管乘客相对少,警力仍比平时增加了三分之一,确保市民出行的安全。

本届海上年俗风情展将于2020年1月11日开幕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这一次,我只想让自己投入进去

——新片《只有芸知道》主演黄轩专访



■ 黄轩(左)和杨采钰在《只有芸知道》中



文体人物

一个携手半生的真实故事,一个熟练驾驭各种题材的导演,还有《唐山大地震》原著小说《余震》的作者张翎担纲编剧;有曾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,拥有《十面埋伏》《影》等代表作的赵小丁挑梁摄影指导,但一部爱情片距离打动观众还有多远?也许还需要两位出色的男女演员。

没有去“演”

被角色打动的黄轩,也用他塑造的角色打动了很多人。观影现场姑娘们梨花带雨,一张纸巾不够用。对于夸赞,黄轩却说:“从表演角度来说,这部电影我没有太去演。这次我选择了浸入式,提前两个月我就开始吹长笛练英文,提前半个月我就去新西兰了,去中餐厅打工做饭。我希望安静地去过这么一段生活。”

于是,在两个半月的新西兰实拍中,黄轩几乎与角色生活在一起。“几乎我都没有说我要去演什么,去设计什么,其实就是你到那儿,自然而然就有感觉。”黄轩甚至说,“其实你说每一句台词,你的呼吸自己是能感觉到的,只要呼吸顺畅了,自然了,与角色连接上了,就对了。”

很期待挑战

出道12年,从电影处女作《地下的天空》中崭露头角的少年井生,到后来《推拿》中令人过目不忘的盲人小马,再到后来的《妖猫传》和《芳华》中深入人心的白居易和刘峰,黄轩始终在挖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。虽然这两年他有意放慢了工作节奏:“你天天在片场泡着,时间久了就会被消耗。你得回到生活,生活会给你养分。我不想了拍戏而拍戏。也不想不停地曝光,不停地燃烧自己。”聊起最近闲来翻过的书,看过的电影,他说:“《小丑》(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)里面的表演好棒。如果有机会,我也想挑战这样高难度的,想把自己再一次完全地交给一个角色,一部电影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被原型打动

《只有芸知道》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,黄轩饰演的“隋东风”原型张

述不仅是导演冯小刚的老朋友,更是他的好搭档。黄轩说,接演前就被张述的故事深深打动,杀青时也曾感慨“又一部电影,又一次人生”,而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更是让他一次次被感动。

电影中,失去爱侣的隋东风孤身一人踏上旅程,要为罗芸(杨采钰饰)实现夙愿。“现在很多人,很快就结婚,也有很多很快又离婚。他们的

爱情真挚、温柔、绵长,相濡以沫对这个时代的观众来说,特别宝贵。”当被问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和隋东风是否有相似之处,黄轩表示角色也在帮助自己成长,“演了这样一部电影,走进这样一个人物,面对过这样一份情感,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。如果我将来有一个太太,我也会改变我对生活和家庭的理解,更珍惜这样的一种情愫。”